



# 年将至 腌肉香

□李易农

我的故乡在一个偏僻小镇上,一入腊月,家家户户都会忙着腌制“咸货”。

说是“咸货”,也就是腌咸的肉货。腊月里,鸡鸭鹅猪羊鱼,经过一年的饲养,都膘肥体壮,宰杀腌制后,过年时便可好好享用了。

腌肉过程很简单。记得前几年,二嫂初来我家时,带来腌肉的好手艺。她将盐里加上花椒、大料入锅炒熟,待炒过的花椒盐放凉后,涂抹在早已宰杀干净的鱼、肉和家禽内外,然后反复揉搓,一直搓到这些肉的颜色由鲜转暗,再把肉和剩下的盐放进小缸内,用大青石块压瓷实,放在阴凉背光的地方。

二嫂自信满满地说:“半月后取出来,挂在朝阳的屋檐下晾晒干,到了过年时好吃着呢……”

腌成的肉,吃起来咸香有味,口感劲道,用来炒菜下酒,实在是一道美味。

每到腊月,你杀猪羊,我宰鸡鸭,家家户户一派忙碌景象。干活之余,邻居们聚到一块儿相互交流腌肉心得和有趣故事,欢乐异常。

村子里有位孤寡老人,年纪大了行动不便,做起腌肉来甚是艰难。邻居们将肉腌制好,拿出来晾晒时,总会你家送来半片鸡和鸭,他家送来一块猪肉……再帮老人家挂在屋檐下。老人仰望着那些腌肉,再看看朝夕相处的邻居们,感动得连连抹泪。

有段时间,我外出打工,在小城租房居住,收入甚微,生活也拮据。母亲深知我的境况,在腌肉的时候,总是要多腌一些,托人捎到城里,叮嘱我:“别节省,想吃就吃……”这些腌肉,可以一直吃到来年二三月呢!给我送腌肉也成了母亲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习惯。

转眼春节又快到了,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肉已经腌好了,过几天让人给我捎来。我想,这腌肉,腌的不仅是乡情,更是父母对儿女的一份牵挂……

转转眼春节又快到了,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肉已经腌好了,过几天让人给我捎来。我想,这腌肉,腌的不仅是乡情,更是父母对儿女的一份牵挂……



春节近了,年味儿浓了。过年,是亲情的呼唤,游子出门在外,不管走多久、走多远,都像风筝一样,思念的线永远系在父母妻儿的指尖。年近了,亲情的线越绷越紧了……

——编者

# 暖暖中国年

## 之 亲情篇

### 老娘的年

至爱亲情

□郁松寒

老娘的年是入腊月就开始了。

老娘已八十一。在她的心目中,过年是家里的一场大事,就像国庆节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。一年365天,除了给她庆寿那天四面八方的儿孙们如倦鸟归巢般飞回故乡的巢,再难像过年时聚得那般齐整。因而,一进入腊月,年便在老娘浑浊的瞳孔中开启了序幕。

腊月的山村是一幅安详静谧的油画。雪,覆盖了广袤的原野,染白了村庄的额头。这本是农闲的日子,老娘却手脚闲不住,佝偻着身躯,拾掇着院子屋里的家当。她知道,当冰雪悄然融化得差不多的时候,年就该到了。儿子女儿自然是“狗不嫌家贫”的,可是,儿子女儿乃至他们的家属,从小都是城里长大的,习惯了干净整洁的生活,自家脏乱的环境要是让儿孙们没有落脚的地方,他们因此不愿回老家,这不仅会让老娘丢了脸面,而且也丢了个“年”——试想,对于老娘而言,这样的年还有什么过头呢?

老家的集市是逢七而起。过了腊八,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起集的前几天,老娘就天天盘算着:买几斤糖果几种花糕,准备多少花生多少葵花籽,还有年夜饭上必备的食材……只要能放到春节不变质的东西,她都一一扳到自己的指头上。到了腊月十七这天,她一大早就去赶集,中午满载而归。到了家里,猛然想起忘了采购某样东西,比如大米粥中需要加的红枣,于是懊悔不已,自怨自艾越老越不中用,办事丢三落四的,下个集说啥也不能再忘了。

过了腊月二十七,置办完一应俱全的年货,年的脚步突然加快了,老娘更忙碌了,劲头也更足了。蒸白馍、蒸扁食、炸果子片儿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多年来,年之于老娘,不在于过,

而在于备。那种乐趣,不是此中人,难解其中味。这些年,儿孙们劝上年纪的她甭瞎忙活,除夕前把东西备齐送回去。她不依,说那还有啥年味儿呢?更何况,果子片儿从哪里能备来?还别说,老娘炸的果子片儿,用面粉做出花儿、麻花等造型,粘上芝麻,油炸而成,外焦里酥,满口生香。也许,老娘是想用我们童年时味蕾上的记忆,让儿孙莫忘苦难的生活,珍惜幸福的今天。

年,就这样在她的守望中到了。老娘换洗一新,像个孩子般欢天喜地。袅袅升起的炊烟下,满堂儿孙绕膝,叽叽喳喳的喧闹与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汇成交响曲萦绕在农家小院。老娘耳朵有些背了,费力地听儿孙、重孙辈儿的谈话,通过口型判断着谈话的内容,不时还打上一两声关公战秦琼的岔,引得哄堂大笑,她心满意足的慈祥写满古铜色的面庞。我知道,老娘忙活了快一个月,就是为了享受这一刻!

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。暮色四起,儿孙们将依依不舍地回城。老娘站在凛冽寒风中的街口,目送成群的儿孙们上了车。老娘的额头上似乎又多了一道皱纹,我知道,那是她沧桑的年龄。

### 老家的年味

□灵魂鸟

老家的年味是从不出村的。

过了腊八,我又和往年一样,开始在电话里和父母商量来城里过年的事。然而,越商量,越没商量量的余地,还被训斥,后来他们干脆不接我电话。

父母今年整70岁,在大山里生活了一辈子,本想着叫他们出来过个风光年,可他们一直不吐这个口。

眼看春节近了,当我无可奈何再次拨通电话,告诉父母我们按老规矩回去过年时,他们的话一下子又说完了。

回家过年,是父母的期盼,是老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风俗。

和父母一样大年纪的老家人很多,但在村里居住的不多。每逢过年,即便平时随子女在外居住的老人,都非要回去不中。按说,在外边过年屋里地方大又暖和,比冷锅冷灶的乡间强百倍。但是,他们和我父母想的一个样,说哪儿也没有老家的年味浓。

说起老家的年味,那真叫有味,不光是热闹,还有热量。

老家的年味重于乡情。留守的、迁居的老人们,只要同在一个村住过的,无论姓氏,曾经是左邻右舍也好,沾亲带故的也好,能趁大年下聚在一起,见个面扎堆唠唠,是再幸福不过的一件事。

老人都有老人的想法。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。我父亲说过,人一旦上了年纪都会怀旧,如今各奔东西,谁过得还好,谁身体如何,不过年是见不着听不到的。再者,老一辈人对村子都有着特殊的感情,他们年轻时洒下的汗水都在这片土地上,一起扶犁、耙地、播种、扬场等,是生活中最好的伙计。

过大年敬祖先先是村里的习惯。各家各户的老人们都希望带着满堂子孙在先人的牌位前敬献贡品、磕头谢恩。老人们最爱给子孙们讲家族的来龙去脉,交代晚辈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根。这话很实在。

回老家过年,很有滋味。

拿俺们村来说,很多时候,凡留守在村中的人家,年下都要合伙开一次大灶。从外边回去的人,带着食材,往一起一撮,五花八门的各种佳肴便马上出锅,往往是屋里院里摆得满满的,老的少的坐得是里三层外三层,无拘无束地边吃边唠。

吃罢饭,就更有趣味了。老年人坐成一排,晚辈按门牌站在一起自报家门。这样,老人们可以认清谁家几口人,子孙们也可认识村里还有哪些老人。最后,找个地标,合个影,才算完成了过年的仪式。

老家的年味的确没出过村,从我记事起,乡亲们把那份亲情味、乡情味看得比啥都珍贵,确实难得。细想想,老家的年味,才是人间真味。



### 今年过年不回家

□宁妍妍

在我的意识里,过年就得回家,回到父母身边,和他们一起贴春联,办年货,做一大堆好吃的,然后走亲戚串街坊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慢慢地我发现,父母的年其实都是在为孩子而过。所有活他们都不让我动手,甚至在我赶回家前都已做好。待我到家后,父母的年开始了,他们像接待贵宾一样,水果、点心、瓜子都端在我面前。吃罢饭,碗都不让我洗,他们总说,一个人在城里工作不容易,到家了就歇歇。

婚后,每年初二或初三,我都会带着老公孩子回家看望父母。说是看望,其实是给二老找活干。因为,他们会忙着给我们准备吃的喝的,及返程带的东西。一大袋雪白的红点儿馒头,几十根金黄的油条,还有丸子、麻叶、萝卜丝咸食,及三种盘好的饺子馅儿……母亲都一一提前打包好,每次我们走时带的东西都比回来时多得多。

如今,父母都已七十来岁了,身体也每况愈下。我不忍心看着他们因为我们回来而劳累,更不忍心让二老在春节万家团聚的时候,独守老宅。所以,我决定,今年过年不回家。我和老公

商量,春节前夕,将父母接到我家过年。

父母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,极少进城,更不知道城里的年是怎样过的。今年我要让二老感受一下感受城里的春节氛围,过年所需的一切食材由我亲自动手,我还要让父母当一次甩手掌柜,让他们做一做我的贵宾。作为父母唯一的“小棉袄”,我要趁他们腿脚灵便牙齿还好时,尽尽孝心。

我给父母打电话说了春节的安排,并交代他们过年不要准备东西,哪想母亲急切地说:“不行不行,咱这儿过年不兴住闺女家。”

老公一把夺过电话说:“爸、妈,一个女婿半个儿,这个年是来我这儿家过的。”

电话那头,传来父母幸福的笑声。



### 吆喝声里 年味浓

□松林花枝

小时候,年里头村子里最热闹的大概算是卖这卖那的吆喝声了。虽然如今大小超市星罗棋布,但对于那些走街串巷的吆喝声,我心里还是存下了不少感念。

旧时岁月里,村街上的买卖吆喝声着实是一道风景,自己也曾参与过,只是磨不开吆喝不出来。那年月村里家家户户都喂鸡,有的困难人家就靠卖鸡蛋买盐买油过日子。记得十三四岁的时候,街上吆喝最多的是“收鸡蛋”。那年寒假,我死活要跟着姑姑去伊河南面的村里收鸡蛋,姑姑无奈只好带上了我。

我俩每人骑一辆自行车,车子后面绑个篮子就出发了。到村子里姑姑就开始吆喝“收鸡蛋”,可我光张嘴就是吆喝不出来,无奈就跟着姑姑屁股后面。姑姑只好收一家给我,再收一家她要,就这样两个人的篮子都收满了才回来。第二天起五更去广州市场卖鸡蛋的时候,还得撑着姑姑,她一边卖她的一边卖我的,气得姑姑以后再也不许我跟着了。

后来,生活变得好了,街上变成卖东西的吆喝声了。最可爱的是邻居曹奶奶,弯腰驼背,耳朵又聋,还好打岔说话,腊月里穿着大襟棉袄裹着小脚坐在门口的太阳下晒晒。“卖花椒大料”的来了,她扯着嗓子就问:“哎,你这个人怪能哩,咋还卖飞机大炮哩!”惹得乡邻拍腿憨笑。“卖蒸馍,卖面包”的来了,曹奶奶背着手挪着小脚到跟前就问:“闺女,你卖蒸馍咋还掂着刀哩?”买馍的卖馍的乐了跟曹奶奶一样弯腰弓背的。曹奶奶去世很多年了,但她的“佳话”常伴随着吆喝声被人们提起。

年里头村子里最动听最热闹的就是吆喝声。这几年,一到年跟前,母亲就三天两头打电话叫我去取她多买的的东西。我知道,她是故意买多的,就是因为牵挂儿女,才以这样的方式帮我置办年货!

一踏入腊月,年味儿在这些抑扬顿挫的吆喝声中日渐浓烈,老人们盼着在外儿的儿孙能早日回来,吃一顿他们亲手做的团圆饭。那些呼唤新年的吆喝声,像纽带一样拉近亲情的距离,对于恋家的人,有着不可抗拒的号召力!